



馬翔飛演出由法國劇作改編成的《情仇劍》

戲劇奇葩——京劇

香港電台圖文



京劇，有國劇的美譽。國家京劇院是唯一一被冠以國家級稱號的戲劇演出團體，可見其重要地位。

京劇是明清中葉逐漸進京，建基於徽調和漢戲，再吸收昆曲、秦腔的優點和特長逐漸演變而形成的。短短二百年，它一直立足於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北京，發展蓬勃，所以在全國三百多種地方戲曲中脫穎而出，成為名聞海外的中國傳統文化表演藝術。

京劇，屬板腔體，以「皮黃」（即二黃、西皮）為主要唱腔系統。它的傳統劇碼除來自徽戲、漢戲、崑曲與秦腔，也有由京劇藝人和民間作家陸續編撰的劇本，為數甚多。常演的亦有三四百種，題材豐富，有歷史演義和小說話本，亦擅寫歷史、政治、軍事鬥爭的故事，一般慣演特色折子戲，亦有全本的大戲。還有一戲多本，連續上演的模式「連台本戲」，它在二十年代湧現於上海京劇舞台，具備情節生動、有頭有尾、通俗易懂的特點，深受觀眾歡迎。

京劇表演藝術有虛假性、程式性與綜合性三大特色。馬騮能代駿馬，不同的桌椅組合代表壇台、山崗、橋樑等，以虛代實、虛實結合的手法表現生活，突破時空的限制，豐富其表演能力。不同行當的人物可以利用林林種種的表演程式身段，展現進行各類性活動，如趟馬、走邊、舞霸王等。它還是一項綜合性的藝術，匯聚音樂、舞蹈、美術、武術、文學、雕塑，以四功一唱、做、念、打「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」，歌、戰、舞、有唱有念、配以高難度的武打，為塑造人物和表演劇情服務。

與其他地方戲相比，京劇角色的行當劃分比較嚴格，從早期分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、武行、流行（龍套）七行，收窄為今日的生、旦、淨、丑四大行。「生」是男性角色的統稱，又細分老生（鬚生）、小生、武生、娃娃生。「旦」是女性角色的統稱，再分正旦、花旦、閨門旦、武旦、老旦、彩旦或相親上有些特殊的男角，需要扮畫臉譜。而俗稱小花臉的「丑」，一般在鼻樑上抹一小塊白粉，專扮演喜劇角色。極具特色的京劇臉譜，以不同顏色和圖形來表示人物的性格，如紅色表示忠勇義烈，黑色代表剛烈、正直或魯莽，黃、白色代表奸臣、壞人，金、銀色代表神怪角色。在外國人的眼中，它有如中國戲曲的標識。

京劇演藝人才輩出，對革新和發展唱腔、表演、劇碼和人物造型貢獻良多，把它提升為殿堂級的舞台表演藝術。早於上世紀二十年代，梅蘭芳便率領京劇團赴日本演出，首次傳揚海外，隨後再赴美國、歐洲等地演出，取得重大成功，令世界各地逐漸把京劇看成中國的演劇學派，不少外國人還特地來學習這一門具有濃厚東方色彩的表演藝術。傳統京劇藝術在社會迅速發展的衝擊下，亦推陳出新，不單承傳老戲的演出，更大地改編其他地方戲，甚至把外國名劇搬上舞台，使京劇邁向年輕化、發放活力。

香港電台電視節目《戲曲大觀園》由名伶羅家英主持，帶領觀眾到中國各地認識富有特色的戲曲藝術。第七集「京劇中的城市」，九月五日（星期六）晚上八時，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。港台網上廣播站（http://v.thk.org.hk）提供視像直播及重溫。

《讀者文摘》 陷困境並非文摘之末路

李北陵

美國《讀者文摘》申請破產保護，全球關注，國人亦興趣盎然。一位內地文化評論人發表文章認為，《讀者文摘》申請破產保護意味著文摘雜誌的末路；文摘雜誌的路越走越窄。

《讀者文摘》申請破產保護，就意味着文摘雜誌的末路嗎？我看不然。且不說《讀者文摘》並非只是一個期刊，而是一家擁有和發行過九十多種雜誌、經營着數十家網站的龐大媒體集團，經營的困境並非全由《讀者文摘》期刊發行量下跌引起；也不說美國的破產保護是依據法律進行的重組程序，並非對公司進行清算，更不意味着公司倒閉。許多美國公司以破產重組後獲得新生的事實表明，破產保護其實是幫助處於困境的公司走出債務危機、爭取再度盈利的有效策略。就以《讀者文摘》本身來說，雖然從表面看其發行量近年減少，但至今保持着令人驚訝的數字——單在美國本土銷量就仍高達五百五十萬份，在衆多印刷媒體紛紛陷於困境之時依然維持如此良好表現，世界上有幾家紙質期刊能望其項背？

美國《讀者文摘》申請破產保護，當然不能算是好事——至少，這表明作為一家擁有世界最暢銷期刊的媒體公司，《讀者文摘》存在單靠自己難於擺脫的困擾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得出「文摘雜誌的路越走越窄」的結論。

美國《讀者文摘》陷於經營困境，原因其實是多重的。讀者閱讀興趣多元的變化趨勢，新興媒體爭搶讀者，也必然導致分流，奪去一部分市場，競爭壓力越來越大；在金融危機衝擊下，讀者忍痛割愛，資金周轉困難，負債經營之困局更會放大。但是，同樣的問題和困擾，而令世界上哪一家傳媒企業、哪一本期刊又沒有遭遇？即便是對傳統媒體形成衝擊的新興媒體，現在的日子又何嘗過得輕鬆自在？顯然，因《讀者文摘》申請破產保護，就認定《讀者文摘》從此落幕，甚至得出「文摘雜誌的路越走越窄」的結論，是難以服人的。

君不見，就在美國《讀者文摘》陷於困境之際，會與之發生版權衝撞的中國《讀者》，卻在創造前所未有的輝煌：長盛不衰，讀者喜愛，至今保持中國期刊第一品牌的至尊地位；主體期刊與海外版、鄉村版、盲文版、維文版和《讀者欣賞》同時出版，並依託網絡優勢開闢「讀者時代」傳播自己，很好地適應時代的變化，不斷拓展讀者群，在競爭中贏得新的生機。這就給人啓迪：文摘類雜誌的競爭雖越來越激烈，但前行的路依然很寬。關鍵，是自己怎麼走？

美國《讀者文摘》申請破產保護，從一個側面提醒眾多紙質傳媒：面對一樣存在弊端的新興媒體的挑戰，不無優勢的傳統媒體還未到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；紙質媒體獨霸天下的好日子固然不再，但若審時度勢，把握好定位，細分市場，適度擴張，保持適應讀者需求的獨具特色，注重「傳統」與「新興」的結合，一樣能夠贏得競爭，站穩腳跟。

重返科拉桑故鄉：福建鴻漸

楊柳

亞洲首任女總統科拉桑，八月一日凌晨因結腸癌逝世，享年七十六歲。科拉桑去世消息傳到女總統祖籍地——中國福建鴻漸村，許多村民都在談說二十一年前，女總統回鄉尋根謁祖往事。

八月初，女總統去世翌日，筆者親臨鴻漸村，訪問科拉桑堂弟許其章。許其章說，堂姐的去世，唐山親人十分悲傷，堂姐出殯前，他們發出唁電。

許其章說，「二十多年來，鴻漸變化很大。當年，我姐姐（指科拉桑）（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）回福建尋根謁祖，時為改革開放初期，鴻漸是十分典型閩南農村。由鴻漸至廈門全是土路。村口田埂凸凹不平，水田與魚塘相接，經濟不發達。當時，全村有十六個生產隊三千多村民，大部分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農民。」

「鴻漸村位於福建龍海市角美鎮附近。原屬同安縣，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始歸漳州市龍海縣（即現在龍海市）。鴻漸村因有「山聳拔高嵩，如鴻之漸於遠」而得名。

許其章糾正近日海內外有報道稱，「科拉桑祖先是客家人」之說法。他說：「我們祖上是地地道道閩南人，所謂客家人是以訛傳訛。」

鴻漸是歷史悠久僑鄉，這裡有始建於宋隆興元年（公元一一六三年）「許氏祠堂」，清乾隆皇帝勒封為「許氏宗廟」，欽賜「朝儀大夫」匾額。有建於明末的鳳山宮和鄭和廟。鴻漸村許氏自宋代肇基以來，至今已傳二十四世。鴻漸村現有六百五十多戶，約三千人口。一八六一年鴻漸村許氏第十九世孫——科拉桑總統的曾祖父許寶哥從這裡告別親人下南洋到菲律賓謀生，在丹龍省經營米業和製糖業，繁衍成很有名的許寶哥家族。

往事如昨。許其章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。他說：「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，鴻漸村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值得紀念的日子。這一日，推翻了馬科斯政府，已擔任菲律賓總統的姐姐（科拉桑）來到這裡尋根謁祖。」上午十時許，總統車隊駛抵村口，頓時鼓樂齊鳴，鞭炮震天。科拉桑帶着兩個女兒來到「許氏宗廟」



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，阿基諾夫人在鴻漸許氏宗廟謁祖

並讓它們東張西望似的，用一張碧綠的荷葉將盆罩住。驕陽似火，攤主是怕藕丹被曬着。你別擔心這樣會誤了賣藕丹人的生意。買菜的人知道，這攤位不是賣荷葉的，賣的是藕丹。要是你拿開葉，一盆白嫩嫩沒出浴的藕丹泡在水裡，甚是可愛。其實，這樣遮着掩着還有一個原因是怕有人說閒話。

起初，也沒有多少買菜人去掀開那張荷葉的。因為吃藕丹的人不多。這「閒話」就是怪採藕丹的人「作弊」，沒長大的藕就採了吃了。可惜呀。不食是最好的抗議。

食客卻是這樣的無理，喜歡「食籬」。我們這裡流行吃「活珠子」。「活珠子」就是孵化成雞沒出殼的蛋。

我見過有人吃的玉米筍只有小姆指粗。玉米筍就是沒長大剛成形的玉米。我吃過的一道「群雞匯翠」竟是剛發兩片芽的蘿蔔苗。其合理之處就在於一隻活珠子比一隻雞蛋貴得多，賣玉米筍要比玉米省時省力且價格不吃虧，「群雞匯翠」賣的自然也不是蘿蔔能比的價錢。後來人們想明白了，食客們喜歡「食籬」不「作孽」。吃吧，吃吧，大不了我不賣雞就是，改賣「活珠子」。自然也有人做起了賣玉米筍和蘿蔔苗的營生。藕丹漸次成為人們喜愛的一道美食也有它的道理了。

藕丹甜、嫩、脆，生吃最好。藕丹是年輕女孩的最愛。她們吃得恣意，撥開荷葉，捏一支，或是一把，一邊走，一邊吃，哪裡還顧及是不是淑女的形象。手指如藕丹，抑或藕丹如手指，纖細如玉，蓮香有風，輕軟慢品，不也是炎炎夏日能給人帶來一絲涼意的風景。

涼拌藕丹居多。洗淨，切片，極快地在開水裡焯一下，放上鹽和味精便可。這藕丹嫩的都沒了嚼勁，卻討得老人和兒童的喜歡。

清炒藕丹最妙。味要淡，佐以可適當放些白醋、糖、大火，煎黃兩三個回合便行。白藕丹，紅椒絲，綠葱末，薑蔥末，色青黃綠，色香味俱全。

藕丹和藕一樣，清熱、解毒，也是夏日滋補、開胃、養顏的佳品。這也不枉它是「水中之參」的美譽。

縮水減肥

楊繼良

我喜歡吃冰淇淋和巧克力。一九八五年初到美國時，最便宜的那個牌子，半加侖裝的，好像是一美元一塊。我每晚看電視時，能吃下半塊，外加一大把供烹飪用的豆狀巧克力。那時買不起比較貴的牌子（大約要三至五美元吧），也買不起作糖果零食的巧克力。但我身體很瘦，可以放膽大吃，倒也樂在其中。

進入新世紀，經濟情況好了一些，就買比較「貴」的牌子，大概仍然是這個價錢，我因為怕胖起來，吃得少了，只在減價時買，半加侖是四至五美元。那些比較便宜的牌子，在超市中逐漸消失，這是自由競爭的結果，也不在意。巧克力也不敢吃了，只買一種冰淇淋包巧克力的；我出國前上海叫「紫雪糕」；現在有各種名堂，例如「脆皮」等等。

去年以來，有一個新發現，就是「半加侖」裝的冰淇淋，雖然仍舊是老包裝，但突然「縮水」：變得瘦了，而且似乎也矮了一截。湊近一看，雖然面目依舊，但內容大異：容積「半加侖」改成重量「四十八盎司」（案：半加侖的重量應該是六十四盎司）。無形之中，縮水百分之二十五，難怪變矮、變瘦了。現在是「一家獨大」，沒有競爭對手，想必生意照舊。

「巧克力雪糕」，有一種用鋁紙包裝的，大約七分見方，厚一點五至二公分，每塊賣零點五美元。另外一種帶一個木片的柄，類似國內的「脆皮」，相當厚實，雖然分量比上述「方塊」形的少一些，但還是楞有角的一個長方形，我老婆嫌它分量太大，吃不下一整條。現在雖然買得起了，但買得少，也是因為不敢吃太多甜食。

最近，看到減價廣告，在超市買一盒，包裝依舊，盒子上畫的「實樣」不變。拆開一看，卻大吃一驚：現在的仍然是那麼一方塊，但厚度大減，大約比國內的一塊豆腐乾略為厚一點，和「夾心餅乾」差不多，相當地減肥了！又過幾天，看到有帶柄的那一種在減價，包裝依舊，盒子上印出來的，也是原來的「有楞有角」。回家拆開，我老婆大呼「想不到它也在減肥，瘦到如此單薄的地步」！咬下去，上下薄薄兩層巧克力之間，夾的冰淇淋大約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公分了；查看重量，是從原先的三盎司減少到二點五盎司，減少了六分之一。

美國唯一的製造業是汽車，現在也在蕭條。農業的基礎十分厚實，超市裡琳琅滿目，一副「吃不完」的樣子。食物的成本中，主要是廣告和層層的代理商，原料佔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吧。但怎麼會對消費者這麼「摺」，偷工減料一至於此呢？我和老婆不禁順帶會談到這是在代表什麼現象的問題了。

洪澤藕丹

陳紹龍

「苔下蕪，花下藕」，是說時令菜蔬的好。

「花下藕」洪澤湖邊上的人也叫「新花藕」。新花藕鮮嫩，脆，剛生絲，通體如玉，不見一絲「鏽」色和麻點，白生生的好看。新花藕生吃清爽可口，涼拌更佳，是夏令美食。

這樣說來，藕丹是「花前藕」才是。藕丹是沒有「發育」沒有長大的藕。藕丹周身細長均勻，不見半點起伏，一頭有尖起嫩紅的芽，一頭連着藕根，比姆指粗不了多少。藕丹也叫蓮鞭或是蓮花莖，也有的叫藕帶，還有叫藕腸子的。藕丹這等細弱纖嫩，因為採時藕還沒開花，採得早。

藕丹嬌嫩。早市上的藕丹是放在盆裡賣的。盆裡放滿清水，藕丹長不盈尺，一色的芽尖朝上，齊齊地爬在盆沿。嫩芽如喙，藕丹彷彿在噉噉噉地朝外張望，埋在泥裡出水了天光大開，看着外面的新奇。攤主自然沒那麼麼意，也像是耍要管束它們，

一般也只做熟客生意。

由於藕丹也屬於軍用物資，因此棉紗廠不是停工，便是被勒令專門生產軍用棉布。管制棉紗同樣影響了原先做布疋生意的中國商人，也嚴重影響了印尼老百姓的日常穿著。當時市面不見有絲印（印尼的一種長圍裙）出售，為了遮醜，有些印尼婦女不得不買下又厚又沉的再生膠來製成橡膠紗籠。

由於物資極端匱乏，黑市買賣極為猖狂，在中文報紙出現了新名詞叫「渣突」（以黑市高價牟取暴利，即印尼文 gaje 的音譯）。當時市面不見不到的商品在黑市的地下市場都能買到，上面提到的紗籠即是，只是貴得驚人，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買得起。另一種治痢疾的特效藥「西巴佐耳」（磺胺類抗痢菌素 Sulfadiazine），它是「渣突商品」中最高昂的一種，而且價格扶搖直上。有不法商人見有利可圖，便以澱粉和石膏造假藥，當時病人因服假藥而死亡的日本軍報不絕於耳。

日本軍政府佔領印尼後不到一個月，便在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抗日傾向的中國人，連中國話都不會說一句的僑僑生（生）也一律關押在集中營。日佔時期，市面蕭條，人們都處於吃不飽又餓不死的狀態，就這樣慘絕人寰地度過了三年零五個月的歲月。一位難友在劫後餘生寫了一本回憶錄，描寫人們捱餓的往事，他寫道：「有些孩子因為太餓，一看見大米粒撒在地上，就會立刻抓起來，連同地上的塵土一起送進嘴裡。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罪行實在是罄竹難書。

日佔時期的雜憶

艾京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日本侵略者在佔領香港後便對東南亞虎視眈眈，一九四二年，他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直搗南亞（即今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撾）、暹羅（即今泰國）、甚至將魔爪伸向西貢的緬甸及印度。日本人打到馬來亞和新加坡時，馬尼拉和菲律賓共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抗日戰爭也達到了高潮，新加坡大開殺戒，華僑愛國志士及反殖平民主義者，在軍刺刀下的數以萬計。到一九四二年三月，駐印印的荷蘭少將兵，不發一槍便舉白旗投降，連帶來不及逃走的中國士兵和澳洲士兵都成了俘虜，關入集中營。

荷蘭人為便於統治，在集中營。

日本人同屬一等僑民，而華僑、印度人及阿拉伯人屬二等僑民。由於受荷蘭殖民政府縱容，日本僑民鬧事的事件時有發生。到日本人佔領印尼後，荷蘭法地官員僑民是當到了苦悶。但凡荷蘭人及盟國的僑民，諸如英法美的白種人僑民，一律被送到集中營。相反德國、意大利和捷克等協約國白種人僑民則作為小工役，在生活上還有特殊的供應。有一位馬尼拉的小丑演員，因戰事滯留在我僑居的城。由於他是捷克籍的，日本人特別供應他麵粉、食油及奶油，讓他製造奶油炸糕，在街上叫賣來維持生活。當時麵粉屬軍用物資，連大米都很少供應，連麵粉都難得，小時不語世事，遂以此向母親報復，母親含糊答道，因為他是捷克人，對此我實在似懂非懂。

日本人對糧食、肉類控制得很嚴，按人頭計算，由五本相組（Kompi）定時定點每人一星期供應應兩公斤大米，肉類更絕跡於市，全部由政府控制。

我們家當時有八口人，平均下來每人的口糧只得八公斤，顯然難以餬口。母親只好冒險買高價的農民米來充飢。那時產米區的農民錢而走險走私大米，以隱蔽的手法挑擔子到城市買賣，但一般也只做熟客生意。

由於棉紗廠不是停工，便是被勒令專門生產軍用棉布。管制棉紗同樣影響了原先做布疋生意的中國商人，也嚴重影響了印尼老百姓的日常穿著。當時市面不見有絲印（印尼的一種長圍裙）出售，為了遮醜，有些印尼婦女不得不買下又厚又沉的再生膠來製成橡膠紗籠。

《印尼華人滄桑系列之四》